

晉記卷三十四

列傳

蕭山郭 倫撰

忠義列傳

嘗讀戰國策。見當時之士。往往蹈死而不顧。至漢初。其風猶烈焉。蓋所謂游俠者流。而無當於殺身成仁之旨。非死之難。處死之爲難。信哉斯言也。夫人之身。父母生之。師教之。君成之。蓋若是其重也。見義而不死。與任氣以輕生。於己爲自棄。於國爲亂臣。其不可一也。人莫不有一死。而貪生苟免之夫。重其生而不知其如無生也。忠義之子。赴鼎鑊。其如歸。蹈危亡而

不恤。彼其心惟見不死之不可。亦遑計後世之名哉。而名必歸之。又有不必遽死而千載之下。生氣凜凜。顧其義何如耳。晉自元康以後。禍難荐興。姦凶方命。函夏沸騰。蒼生塗炭。清言之鼎臣。至勸石勒稱帝。以圖苟免。可謂亂世也。與。當是時。北海劉敏元避寇。自齊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餘矣。隨敏元而西。至滎陽。爲盜所劫。敏元已免。乃還。請以身代。盜謂敏元曰。彼之子何人也。曰。同邑人也。寡而無子。今依敏元。敏元義不獨生。諸君如欲役之。老不堪使。若欲食之。不如敏元肥。盜瞋目叱敏元曰。殺彼。汝其焉往。敏元勃然。

謂盜長曰。吾親非骨肉。誼非師友。特以見投。故乞以身代。夫仁義何常。大丈夫上當爲劉項之事。下豈失爲陳涉胡廣乎。奈何容此殘人。以損盛德。請爲除之。挺劔而前。盜長笑曰。義士也。殺之不祥。乃俱免之。夫敏元以人一日之投己。患難之來。卽義不獨生。王夷甫食君祿數十年。身爲三公。視數十萬衆如草芥。使石勒而用爲軍司焉。知其不俛首也。不有忠義。其能國乎。若周嵇辛吉庾麴卞壺桓雄周崎張禕諸人。莫不志烈秋霜。精貫白日。不可激清風於千古哉。余故於死節之臣。槩不敢忽。其或有附見而不爲立傳者。

晉書 卷二十四
非略之也。事從其類。而他無所見。則特書死之。其節彰矣。其餘已附見者。今不復爲傳云。

忠義傳一

范粲

范粲字承明。陳畱外黃人。漢萊蕪長丹之孫也。貞正有祖風。博涉彊記。遠近請益者甚衆。性不矜嚴。而見之皆肅如也。魏時州府交辟。初不就。久之應命。爲治中。轉尙書郎。出爲征西司馬。遷武威太守。選良吏立學校。勸農桑。設防備。威化大行。以母病輒去官。左遷樂涖令。尋遭母憂。服闋。爲太宰中郎。魏主芳之廢。爲

齊王也。遷於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慟。左右大將軍師召羣臣會議。粲稱疾弗出。大將軍以其時望勿罪也。拜侍中。持節使於雍州。粲因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恆侍左右。凡婚宦大事。輒密諮之。合則無忤。否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伺其旨焉。泰始中。粲同郡太子中庶子孫和薦粲。詔下郡縣給醫藥。以二千石祿養病。歲以爲常。加賜帛百匹。子喬以父疾篤。辭不敢受。詔不許。太康六年。年八十四卒。不言三十六載。終於所寢之車。

喬字伯孫。年二歲時。祖馨將終。撫其首曰。恨不見汝。

成人。以所用硯賜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執硯流涕。不自勝。及長。好學不倦。父粲陽瘡。喬與二弟竝棄學業。絕人事。侍疾。迨粲之沒。足不出邑里者幾四十年。司隸校尉劉毅嘗抗論於朝曰。使范武威疾若不篤。其爲夷齊復見於今。如其疾篤。益聖主所宜哀矜。其子久侍父疾。名德茂著。不加敘用。深爲朝廷惜。遺賢之譏也。元康初。詔求廉讓。沖退履道。寒素者。不計資以參選敘。尙書郎王琨薦喬。當是時。張華爲司徒。天下所舉凡十七人。於喬特發優論。除樂安令。辭不拜。喬凡一舉孝廉。八薦公府。再舉清白異行。一無所就。

外黃令高頽歎曰。士大夫未有不及私者。范伯孫恂。恂率道名諱。未嘗經于官曹。士之貴異于今而見矣。元康八年卒。年七十八。

周處

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父魴。吳鄱陽太守。處少孤。年未弱冠。而膂力絕人。然好馳騁田獵。無賴州曲患之。久乃稍自知爲人所惡。一日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而人不樂何也。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問三害。父老曰。南山。遘跡虎。長橋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宜此三患。吾力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

晉書卷三十四
一郡之大慶非唯去害而已。處乃入山殪虎投水搏蛟。蛟或沈或浮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夜。人謂處死皆相慶。處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己之甚。乃慨然入吳。尋二陸。機時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處欲自修。而時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子前途尚遠。且人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乎。遂勵志好學。言必忠信。克已期年。州府交辟。仕吳爲東觀左丞。建衡中爲無難督。吳平。王渾登建鄴宮醢酒。旣酣。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憾乎。處對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

之感。豈惟一人。渾有慙色。入洛稍遷新平太守。處撫和戎狄。叛羌歸附。轉廣漢太守。郡多滯訟。有經三十年不決者。處詳其曲直。一朝決遣。以母老罷歸。尋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拜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而郡經喪亂。僑舊雜處。處條插區理。教諭井井。又檢尸骸無主。及白骨在野者。收葬之。然後就徵。及居近侍。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糾劾不避權戚。梁王彤違憲。處深文按之。弗憚也。初匈奴郝度元與馬蘭羌盧水胡俱反。殺北地太守。關中都督趙王倫信用嬖人孫秀。與雍州刺史解系爭軍事。系表請

誅秀以謝氏羌朝廷徵倫還以梁王彤爲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旣而秦雍氏羌悉反帥齊萬年稱帝圍涇陽朝臣惡處彊直皆曰處吳之名將子也忠烈果毅必能殄寇乃拜建威將軍隸安西將軍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知其將死謂處曰卿有老母可以辭也處曰忠孝安得兩全且聞難而避非孝也中書令陳準言於朝曰駿及梁王皆貴戚進不求名退不畏咎周處忠勇有怨無援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爲處前鋒不然梁王當使處先驅而不救以陷之敗其必也朝廷不從處亦知彤必陷已乃慷慨卽路志不

生還萬年聞處來。曰周府君昔臨新平。我知其爲人。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如受制於人。此成擒耳。時萬年有衆七萬。屯梁山。駿使處以五千人擊之。處曰。我寡彼衆。軍無後繼。必敗。身死不足惜。恐爲國取辱。彤復促之。乃與振威將軍盧播。雍州刺史解系。攻萬年於六陌。將戰。處軍尙未食。彤使速進。處自分必死。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梁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旦至暮。斬獲萬計。播系按兵不救。弦絕矢盡。左右勸退。處按劒曰。是吾效節盡命之日也。敢言退者。斬。力戰而死。秦雍連年未定。陳準張華。

仍薦孟觀。乃拜觀積弩將軍。統關中兵。觀沈毅有文
武材。初爲黃門侍郎。特給親信四十人。所領宿衛兵
皆趨捷勇悍。觀親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之。生擒萬
年。觀渤海東光人。事聞。贈處平西將軍。賜錢百萬。葬
地一頃。京城地五十畝爲第。又賜王家近田五頃。詔
曰。處母年老。加以遠人。朕每愍念。給其醫藥酒米。賜
以終年。處撰集吳書及風土記。又著默語三十篇。元
帝建武中。策諡曰孝。三子玘。靖。杅。靖早卒。玘杅並知
名。

玘字宣佩。沈毅有父風。弱冠州郡命皆不就。後舉秀

才除議郎太安初妖賊張昌邱沈等聚衆江夏從者如歸惠帝使監軍華宏討昌敗於障山昌等浸盛殺平南將軍羊伊鎮南大將軍新野王歆州郡望風瓦解昌使別率封雲攻徐州石冰攻揚州刺史陳徽出奔玘密欲討冰結前南平內史王矩共推吳興太守顧祕都督揚州九郡軍事傳檄州郡於是前侍御史賀循廬江內史華譚丹陽葛洪甘卓等共起義兵斬冰所置吳興太守區山及諸長史冰遣將羌毒領數萬人距玘玘臨陣斬毒時右將軍陳敏自廣陵率衆助玘斬冰別率趙鸞於蕪湖因與玘擊冰於建康冰

北走投封雲。雲司馬張統斬雲冰以降。徐揚平玘不言功賞。散衆還家。旣而陳敏反於揚州。以玘爲安豐太守。加四品將軍。玘稱疾不行。密遣使告鎮東將軍劉準。使發兵臨江。已爲內應。翦髮爲信。準在壽春。遣督護衡彥率衆而東。敏弟昶時爲廣武將軍。歷陽內史。以吳興錢廣爲司馬。玘密諷廣殺昶。遂與顧榮甘卓等以兵擊敏。敏衆潰。北走。追斬之。夷其三族。太傅東海王聞玘名。召爲參軍。不行。元帝初鎮江左。以玘爲倉曹屬。初。吳興人錢璦亦起義兵討陳敏。東海王命爲建武將軍。使率其屬會京師。璦至廣陵。聞劉聰

逼洛陽。畏悞不敢進。琅邪王促以軍期。璠乃謀反。時揚州刺史王敦遷尚書。當應徵與璠俱西。璠陰欲殺敦。因舉事。或有告敦者。敦南奔建康。璠遂殺度支校尉陳豐。焚燒邸閣。自號平西大將軍。入州都督。劫孫皓子充立爲吳王。旣又殺之。來寇玘縣。琅邪王使將軍郭逸都尉朱典等討之。竝以兵少勿前。玘復率合鄉里義衆與逸等俱進。討璠斬之。傳首建康。玘三定江南。開復王略。王承制。以玘行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封烏程縣侯。又以玘頻興義兵。勲誠竝茂。乃以陽羨及長城之西鄉。丹陽之永世。別爲義興郡。以彰其功。

焉。吳興自寇亂後，百姓饑饉，盜賊公行。玘爲政，威惠並行。朞年之後，境內寧謐，而宗族彊盛，人情所歸。琅邪王頗疑憚之。當是時，中州人從王渡江，左右王業，駕御吳人。王長史刁協又輕玘，玘久不得調，因與征東祭酒王恢謀誅諸執政，推戴淵等諸南士共奉王，以經緯世事。未發，先是流人帥夏鐵等寓淮泗，恢密書與鐵，令起兵。已與玘以三吳應之。建興初，鐵聚衆已數百人矣。臨淮太守蔡豹斬鐵以聞。恢聞鐵死，懼罪奔玘。玘殺之，埋於豕牢。王聞而祕之，召爲鎮東司馬。玘知其謀洩，憂憤發背而卒。將卒，謂子勰曰：「殺我。」

者諸傖子也。能復之。乃吾子也。吳人謂中州人曰。傖。故云爾。贈輔國將軍諡曰忠烈子。勰嗣。初永嘉之末。中國亡。官失守之士。避亂南奔。多居顯位。吳中豪俠。鬱鬱不得志。勰以父遺言。因謀作亂。吳興功曹徐馥。家有部曲。勰使馥矯叔父札命。以合衆。好亂者翕然附之。殺吳興太守袁琇。欲奉札爲主。而吳遺宗孫弼亦起兵。廣德以應馥。吳興騷動。札聞之大驚。告亂於義興太守孔侃。勰知札不同。弗敢發。馥黨懼。殺馥。札從子續聞馥兵起。亦聚衆數百人。札不能禁。自表於琅邪王。王議發兵討之。司馬王導曰。今發兵少不足。